

臣等謹

六三

漢書門				
二	六	八	八	
〇	五	八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七	八	漢	
七函	五	書	
八	〇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8
冊數	20	(2)
函號	277	166

0 1 2 3 4 5 6 7 8 9 0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講卷之二

攜李金 松仞直論著

受業

金瑞紹先

英蕙圃

察定庫

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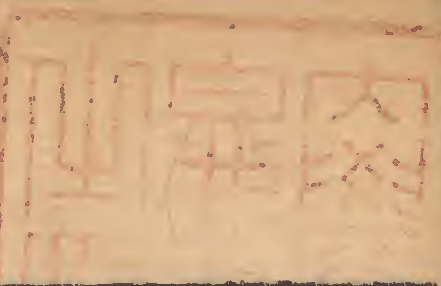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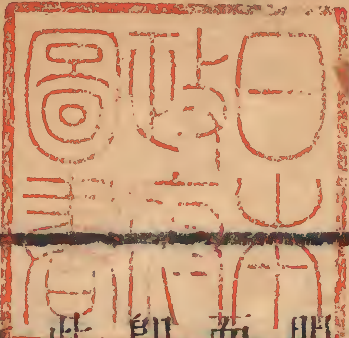
朱邦椿陸華

重訂

大學二

子曰聽訟節

明新止善三傳並列。則似其言之一槩。故又提物有本末一節。而釋之。觀末句一本字。自該本末一知字。自該知所先後。故註。即曰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一齊點出三傳皆引詩書以釋經。此傳即引子言以釋經。曰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其義何以見之。夫子嘗有言曰。民有爭訟。而能聽斷其是非曲直。吾亦猶夫人也。必也使民感化而自無爭訟。乃



可貴乎。夫子之言如此。自我思之。人之爭訟。大抵不由情實。而逞其虛僞之詞。今日無訟。則是無情實者。不得逞其虛僞之詞矣。然所以使之不得逞其虛僞之辭者。必是上之人。正身潔已。有以大畏服乎民之心志。使之處幽獨之地。寤寐之間。皆若有一聖明天子。繩其習非。而糾其隱慝。故皆洗心滌慮。之不遑。而自不能逞其虛僞之辭。以爭訟也。然則無訟者。民德之新。而所以使無訟者。必由已德之明。此夫子使無訟之言。所謂知明德之爲本。而先之。不徒求之新民之末也。觀乎子言。則經言物有本末。而先後較然者。不可見哉。按引夫子之言。而申釋之。無情句。申無訟。大畏句。又申無情。不得盡詞。是一步一步。推出口氣。則不得盡詞。句下。未宜插入民德既新。話頭。大畏民志句上。未宜插入。必我德既明。話頭。蓋方是申釋聖言。不使以經語夾。

入也。直到此。謂知本句上。方可將民德之新。由於已德之明。點出耳。註我之明德。既明句。是將釋聖言。釋聖經。一滾說了。作文依白文口氣。亦須斟酌。據劉上玉解。此謂知本句。必如上解。此句單指子言。而註觀於此言。可知本末之先後。二句在此句下。補足釋經意。不得夾襍。然先輩又謂此句。與下數章。此謂修身。此謂身不修。文法一例。則直以此句。繳到釋經。似亦可。顧麟士曰。小註諸家。多謂無訟爲本。聽訟爲末。非是。蓋無訟亦非本。使無訟處。纔是本。無訟屬新民之事。使無訟屬明德之事也。自說約載。吳氏季子舉一例。餘之說。時文翕然遵之。蓋以聽訟事細。不足該新民之全故耳。然思聽訟事務。雖細。無訟道理。却大。從來明刑。彌教。泣罪。解網。罔空。刑措。無非。要民無訟。到得無訟。已是國治。天下平。境界何等。關係何不可。包括新民全理。

則竟以無訟二字當作新民二字自可省舉一例餘一番閒談而時文所云本之不易者偶舉焉而皆合類推焉而咸貫等語皆可一槩芟却矣刑威之畏畏在外故小德威之畏畏在志故大情字止作實字看非性情之情也時文多謂訟生於辭辭生於情情發於志皆誤

此謂知本節

因知至二字先輩遂疑聽訟節即釋格物致知之義又謂三綱領八條目外原無釋本末一章蒙引亦謂先輩更定聖經章割出知至而后有定物有本末二節安在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前聯爲一章以釋格物致知之義然朱子既有補傳又明註衍文闕文何必更存諸說亂人聞見但小試若單出二句爲題或不妨以格致入講如云卽一聽訟也而必格到無訟又由無訟

格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又由不得盡其辭格到大畏民志又由大畏民志格到自明明德層層格入由末知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如此說亦可牽合然卽作衍文闕文發出先儒一段不敢妄執已見之意亦未嘗不可做一篇好文字如牽合等說總可不必

補格物致知章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此三句是總破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承上句知字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承上句理字此四句是分承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此二句是將知字理字扭合及煞然後順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數句是實講格物之義夫曰卽凡天下之物則所

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皆是。曰因其已知之理。卽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於事物之理。必有粗知畧見。而爲已知者。可爲從入引端之始。曰而益窮之。卽所謂因已知推所未知。因已達推所未達。工夫更不住。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一步。繼續不已。曰求至乎其極。卽所謂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到九分。却不可須格到十分盡頭處。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二句。是由格物說到致知。不謂格一物便能貫通。亦不謂格盡天下之物。始能貫通。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功淡積久。不知不覺。自脫然有貫通處。與下學而上達相似。不是下學便上達。亦不是下學外別有個上達。止是下學而自然上達。夫當用力之時。則一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當貫通之候。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此是物已格的時候。當用力之時。則吾心具一理。應一事之體用無不明。而當貫通之後。則吾心具衆理。應萬事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是知已至的時候。故直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按朱子云。補傳欲効其文體。竟不能成。然此章切實指示。而用功之方。收効之序。源委條貫。纖毫畢露。亦非後儒拈筆所能及也。蒙引云。衆物之表裏精粗。或以理之表與粗者爲所當然。裏與精者爲所以然。看來不是。蓋凡所當然之則。其中自具有表裏精粗。而表裏精粗。則各各自有個所以然者。只在推原而已。又按或問云。表面外之總括。裏而內之節目。精而表裏之細微。粗而表裏之淺顯。是以表爲大綱。裏爲細目。而精粗又統承表裏說。然朱子又云。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人心所獨得。則是表大約與粗相類。裏大約

與精相類。又不可作總括節目說矣。要之表裏精粗亦無一定。如有一物於此一格焉。而以爲裏以爲精者。再格焉。而又有裏。又有精。則始之見爲裏與精者。又爲表與粗矣。又格焉。而裏之中更有裏。精之中更有精。則繼之見爲裏與精者。仍是表與粗矣。如此活看。乃得。

所謂誠其意章

誠意工夫全在慎獨。小人不慎獨。故自欺之情狀見於外。君子知獨之可畏而慎獨。故自慊之情狀見於外。兩結慎獨一結誠意。總見君子不可不慎獨以誠意也。末逗出身心字。見修身正心之功。皆本於此。

所謂誠其意節

先輩卽以毋自欺慎獨爲致知。韓求仲元墨亦然。蓋因本註屢

提知字。而謂知爲善以去惡。而不用實其力爲自欺。便是未致其知。若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便是致知。於已所獨知而不加謹。便是未致其知。若於已所獨知而加謹。以審其幾。便是致知。此說未爲不可。然終於誠意單爲一傳。不聯致知之意。欠合。且致知屬知。誠意屬行。本是兩項。朱子明說到這裏。方可着手。下功夫。不是致知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而總註又云。已明而不謹乎此。則所明又非已有。黃氏洵饒釋之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末云。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王溪廬氏釋之曰。由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據此。則斷當從致知後。又要毋自欺。而慎獨解。已致知而意尚不誠。最是自欺爲害。明知此念是善。而曰不爲。亦不妨明知此念是惡。而曰遷就。亦無害。便是自家欺瞞自家。如何能實落。

爲善去惡故誠其意者必將自欺念頭一刀兩段斷斷毋之。毋之如何其惡惡也必如惡惡臭之真纔見此念是惡則實用其惡之之力務決去之而後已其好善也必如好好色之真纔見此念是善則實用其好善之力求必得之而後已此之謂直遂其好惡初無牽制阻抑之衷克滿其好惡而并無半上落下之病以自快自足於已而自慊如此纔爲不自欺故君子知誠意必要毋自欺如此而因得個禁欺之方去欺之要每於念頭發動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處便嚴辨其爲善去惡之力實與不實實則於此而克不實則於此禁絕之蓋於此而便力於爲善則善端克長求必得之不難於此而便力於去惡則惡念消融務決去之甚易自然自慊而不自欺矣若待善惡兩念紛紜發露出來而後矯強抑制則有欲戒欺而不能不欺務去而不能決

去求得而不能必得者故去欺是誠意之功而慎獨又去欺之要也。如惡如好二句止是申足毋自欺一句蓋惡惡未決者欺也如惡惡臭則自慊其惡而不欺其惡矣好善未勇者欺也如好好色則自慊其好而不欺其好矣自慊止是申足不自欺非判然兩項蓋云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纔謂自慊而非自欺也存疑云如惡如好二句是申無自欺自慊一句是足如惡如好三句止是一句極是若蒙引謂毋自欺爲誠意自慊爲意誠竟似一是工夫一是效驗判作兩項非是一此之謂三字比他處不同此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猶云此纔是自己心裏快足而謂之自慊若畧存一牽強苟且姑以爲人之意便不自慊而仍是自欺矣。獨是念頭發動人不知而已所獨知的所在慎獨不是空空謹畏正是實用其爲善去惡之力慎字卽白文

毋自欺之毋字註中務決去之務字求必得之求字非另有一
項工夫也此句止點個獨字出來謂毋自欺要在此際便毋不
可緩耳翼註曰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此也未一句言用功
在於此也中間一故字接者惟其當如此是以在於此非兩意
也看得妙甚慎獨是毋自欺下手工夫註中幾字不是獨猶
之中有幾也故曰謹於此而審其幾此字指獨言幾字或云欺
慊之幾或云善惡之幾文徵云一念初萌止有善惡兩端未有
欺慊並動戒了自欺方是自慊當指善惡之幾為是然觀註云
實與不實人不知而已獨知故必謹於此以審其幾則此幾字
亦不僅善惡之幾當云為善去惡實與不實之幾纔是
獨中止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是知事極是蒙引
以兩自字接出獨字而曰知自之為自則知獨之為獨非是存

疑劈之謂兩自字都指自家都非獨知之義且以自為獨則毋
自欺而自慊便是慎獨非毋自欺又要慎獨之解矣時文雙承
欺慊落到獨字亦未是蓋自慊止是毋自欺口氣於此之謂自
慊下便當繳到毋自欺一句曰如此自慊纔可謂之毋自欺也
既已繳上毋自欺便當單從毋自欺接人獨字而曰誠意必要
毋自欺而毋自欺緊要下手關頭却在獨知之地於此便審其
為善去惡實與不實之幾而慎之乃易為力耳如此說下纔貫
串明快慎獨慎字卽是白文毋字註中務字求字然亦不要
講來仍像如惡惡臭三句說話三句止云實用其力慎則嚴辨
其用力之實與不實如務決去必實實務之稍有寬假念頭卽
便於此截斷求必得必實實求之畧有姑待念頭卽便於此掃
去須照註中然其實與不實一轉纔不脫上文亦不復上文看

來慎字工夫。不是於毋自欺。務決去求。必得外。另有一項止。是於毋字。務字。求字。上更一鞭緊說話耳。朱子曰。如與人對坐。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指心所獨知而言。非身所獨居而言。自然是指念頭發動處。爲獨也。必照閒居說。以境地時候爲獨。非是明儒於獨字。下添個體字。謂獨爲良知本體。是個無對待的物件者。固非而晚村看作獨時獨地。又粗淺了。亦非。註實用其力。務決去求。必得。皆是要人實落下手。用力語。若人不知而已。獨知是解。獨字不是解。慎字慎字。即是實用其力。務決去求。必得之謂。不僅知之已也。觀下節。小人非不知之。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則大意愈明矣。安得云慎獨便是致知。一往混說乎。文徵又云。致知誠意。是一是二。當念知。即當念誠。一日知。即一日誠。誠了又

知知了。又誠原不相離。然此止說得意之動時。一邊若平日無格物窮理工夫。則意之發動。或有不自辨。其是善是惡者矣。故致知在意。先就意之靜時言。知意不相離。就意之動時言。兼說乃不遺漏。益見由致知方能誠意。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其說爲顛撲不破也。有拙作自記。頗詳盡。錄後。謬解至此。題極矣。如以毋欺爲致知。不知致知後。又要實用其力。以毋自欺爲誠意。自謙爲意誠。不知自謙止。是找足毋自欺。非判然一功一効。以兩自字爲獨。不知兩自字。都指自家。都非獨知之義。且如此說。則毋自欺而自謙。便是慎獨。非毋自欺。先要慎獨之解矣。以雙承欺。謙。落出獨字。不知自謙止。是毋自欺。非判有個自欺念頭。一個自謙念頭。並立於此。而曰戒欺。必戒其欺之原。求謙。必求其謙之始。仍是混話。止須單承毋自欺。接出慎獨。以獨字爲

良知本體可以別善惡。制理欲是個無對待的物件。不知獨字止是一念獨知之隙。以獨字爲時候境地。不知與人對坐心中發念亦是獨以獨中辨善惡。分欺慊不知辨善惡。是致知事分欺慊是後來事。此際止辨實不實。註幾字非欺慊之幾亦非善惡之幾。止是實與不實之幾。以慎字另作一項工夫。不知慎字卽白文之毋字。註中之務字求字不是另有工夫。此止點出獨字謂毋自欺。要在此際便毋不可緩耳。以慎字爲求善去惡仍是如惡惡臭三句說話。不知慎是嚴辨其用力之實不實。如毋自欺必實實毋之務。決去必實實務之求。必得必實實求之。不是於上文外另有一項工夫。却是於上文上更加鞭策一步話。頭須不脫上文亦不複上文種種謬誤。拈筆時亦未防閑及此。脫藁讀之喜無一犯。總是字字照註之故。

小人閒居節

彼不慎獨之小人。當閒居之時。恣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而後厭然愧沮。揜其真實之不善。而著其虛僞之善。意謂人可得而欺也。殊不知人之視已。已如洞見其肺肝然。欲揜其惡而惡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善卒不可詐。枉費心機則何益矣。此謂實有是惡於中。則是惡必然形見於外。夫非不慎其獨以至此哉。故君子重以爲戒。而必慎其獨也。要看註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數語與上節對照最妙。可見慎獨不重。獨知止重在實用其力甚明顯。人之視已二句。有謂不必真個有人視已。而小人心畏人知。嘗覺有人見其肺肝的形狀者。未是還作真實有人視之見之說。接何益二字。方緊有謂人卽君子之人。亦未是還作盡人皆視皆

見說接何益二字更緊。此謂誠於中此字緊頂則何益矣。句下誠字不必與誠意之誠糾纏。止是實有之義。小人之不善實有於中則必形見於外。此一定自然之理。此謂二字不必拘有成說。蒙引云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上節自欺推勘甚細。未即指掩著小人說。然若存一苟且。狗外為人念頭不到掩著地位不止。故此節遂舉其甚者言之。重以為戒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節

君子必慎其獨。蓋以獨之甚可畏也。曾子平日亦有言曰莫謂獨無視之者。乃十目所視。莫謂獨無指之者。乃十手所指。其嚴憚可畏如此乎。註所謂明上文之意。止明上文獨字不并証小人一節。故本註兼言善惡之不可拚不專貼小人說。渾渾還他

個獨之可畏為妄。非真有十目十手。總是獨之未萌。則無可視指。若意已萌。便有可視可指之端矣。既有可視可指之端。何非十目十手之所集。小註又曰此承上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意。又似單指惡邊說。故金正希以嚴字對下潤字。謂小人跼踖拘畏。便是嚴然。細玩乎字。口氣是言獨之可畏。不是說人之畏獨。且上節曰厭然曰如見肺肝曰則何益矣。皆是深惡痛絕之詞。不應此節反作寬緩宛轉口氣。故以此節單頂小人說者終覺未貼。

富潤屋德潤身節

三山陳氏曰。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意既誠實得於已。故曰德潤身。正是誠中形外之必然。心廣體胖。總是潤身體胖。又根心廣來。

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合心廣體胖。總一德之潤身者如此。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此句直結通章。不單結本節。翼註云。德卽誠意也。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先言心廣者。心主於身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俱作潤俗解。有云。心廣是身潤於內。體胖是身潤於外。拘滯不通。不可從。蓋心爲一身之主。不可當身字看也。按註則字而字原串下。不作平對。翼註說是。一念之善一事之誠。皆爲誠意。至念念如念念如是。事事如是。豎推久。乃所謂德也。不是誠意外。別能潤身。有一分德。自有一分在人。止以一誠意。渾括德字。

胖則身修矣。誠意爲正心修身之要。故此節便逗身心字。

所謂修身節

總註云。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故意誠以後。心雖無惡。而其發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或未來不能無期待心。或方應不能無偏重心。或應過又不能無留滯心。則是心有繫着之所。非鏡空衡平之本體。自然偏頗而不得其正矣。四者皆心之用。所不能無者。若隨感而應。各中其節。便正。惟有所繫着。便不正。有所是言。用之失。不得其正。仍是言體之偏。蓋用失則體亦失矣。心體靜時。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皆就用上說。作此節。須語語從誠意後。發出心不正之故。方見血脉貫通。心不在焉節。

有有心之病。又有無心之病。心若外馳而不在。則雖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亦不能見。而况義理之精焉者乎。蛟峯方氏曰。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偏主私也。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存主宰之主也。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方也。歟。數語極妙。雙峯饒氏曰。上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此視不見以下。言身不修也。蓋以視聽食等字。已說到身上。而註亦云。無以檢其身故。以此節貼身不修。亦不謬。但既以上節為有心之病。此節為無心之病。而又以此節為身不修。頗難說。當是兩節皆云。心不正而身之不修。自在言外。與下章一例。一說心不在。緊承心有所而言。惟有所則不在矣。蒙引亦主此。謂心不在焉者。外馳於忿懣等。而內境虛明之地。不能以自存也。此說亦可互參。且不將兩節判分有心無心。則此節貼身不修。亦

說得去。

此謂修身節。

此謂修身二句。若遵有心無心之說。而以上兩節俱指心不正。而身之不修。見於言外。則當接云。觀心之不正如此。而身之不修。自可知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講正心處。確要雙照有心之病。無心之病。發出對症之藥來。若遵有所則不在之說。而以首節貼心不正。次節貼身不修。則當接云。視聽食也。而亦不見不聞。不知如此。則身之不修。槩可知矣。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而講正心處。則要確照有所故不在。發出對症之藥來。雖註中察字。敬字。的是治病之藥。然亦必認清病症。不得混襍也。察是省察。敬是存養。此章以心之用言。故先言省察。後言存養。而曰。必察於此。而敬以直之。

所謂齊其家節

忿。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既。身。與。物。接。則。親。愛。等。項。皆。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但。人。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偏。辟。如。愛。敬。哀。矜。是。好。而。猶。能。知。其。惡。賤。惡。傲。情。是。惡。而。猶。能。知。其。美。能。各。當。其。則。而。不。辟。者。鮮。矣。五。之。字。作。一。往。不。返。解。似。太。重。意。誠。心。正。後。病。痛。稍。輕。矣。止。照。註。作。于。字。解。爲。是。親。愛。以。骨。肉。言。辟。則。過。於。厚。賤。惡。以。卑。污。下。賤。言。辟。則。過。於。薄。畏。敬。以。尊。長。并。有。德。位。言。辟。則。過。於。屈。哀。矜。以。窮。困。言。辟。則。過。於。姑。息。傲。情。亦。實。有。此。一。等。人。不。必。與。爲。禮。貌。原。當。忽。畧。慢。易。而。待。之。者。辟。則。過。於。倨。傲。此。身。之。所。接。有。此。數。項。不。端。指。家。中。人。言。而。家。人。亦。在。其。中。正。心。修。身。兩。章。皆。自。意。誠。而。來。故。忿。憶。等。之。不。得。其。正。親。愛。等。之。辟。皆。不。足。惡。朱。子。所。

故諺有之節

云。差。錯。皆。非。在。人。欲。上。皆。是。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錯。了。路。引。諺。止。是。証。上。好。惡。二。句。之。意。向。講。莫。知。其。子。之。惡。貼。好。而。不。知。其。惡。莫。知。其。苗。之。碩。貼。惡。而。不。知。其。美。然。下。句。難。貼。不。如。照。註。混。講。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總。見。人。情。之。易。偏。也。雙。峯。饒。氏。曰。親。愛。而。辟。言。身。不。修。也。莫。知。子。苗。言。家。不。齊。也。蓋。以。父。子。已。說。到。家。上。而。註。亦。云。家。之。所。以。不。齊。也。分。貼。亦。不。謬。然。說。約。云。此。或。止。說。家。之。所。以。不。齊。之。端。所。以。正。字。可。玩。又。云。玩。兩。註。前。云。身。無。不。修。也。是。正。說。因。下。此。謂。修。身。云。云。是。正。結。也。此。云。家。之。所。以。不。齊。也。是。反。說。因。下。此。謂。身。不。修。云。云。是。反。結。也。蓋。預。將。兩。末。節。意。連。上。註。出。故。兩。末。節。皆。不。復。註。一。字。可。見。故。知。饒。說。分。貼。亦。不。可。泥。按。此。當。是。兩。節。皆。云。身。不。修。下。節。乃。

証上語而家之所以不齊意在言外黃蘊生自記亦云雙峯饒氏玉溪盧氏誤看集註以首節為身不修次節為家不齊不可從實兩節皆是身不修而家之不齊意在言外蒙引存疑甚明此謂身不修節

此謂身不修二句若以兩節皆指身不修而家之不齊見於言外則當接云即人情諺語觀之此謂身不修也則凡偏好偏惡之所及必不能使尊卑長幼各得其分而家之不齊自可知矣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若以首節貼身不修次節貼家不齊則當接云觀好惡之偏而身之不修可見矣觀莫知其子惡而家之不齊可見矣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口氣承結亦不可混襍此章註止一察字是治病之藥蓋以心正後病痛愈輕不過用情有偏但一加察而病可除矣

所謂治國章

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是一章之綱孝弟慈是教之目誠求是教之本其機是教之效恕又推所以致效之由與誠求相為體用誠為恕體恕為誠用齊家治國之旨無餘蘊矣下特咏嘆而申結之治國在齊家而齊家不脫修身正心故註補出身修二字白文又點出心字孝弟慈仁讓見齊治之本於身誠恕見齊治之本於心

所謂治國節

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國之本在家若不能修身而觀型無本則其家之人我不可教之而能教訓一國之人使之觀化決無此事故治國君子不出修身以教家而標準所立自成其教於國焉夫不出家而何以成教於國哉蓋家國本

一理耳。如孝者家之事親之理。而卽國所以事君之理也。弟者家之事兄之理。而卽國所以事長之理也。慈者家之慈幼之理。而卽國所以使衆之理也。惟其理本無二。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通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爲主。上二句反起。此句下三句申明。此句其家不可教者。其身不修。故無以教家也。看註兩提身修字。自當緊粘身修說。不出家三字。或止云。君子身不出家。其義較淺。若云。君子教國者不出家。又侵下文。當云。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內。而自成教於國也。不出猶云。不外之意。成教謂成個教也。與教成不同。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教。上止在君子身上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且虛說下三所以字。正是申明。此句一而字。如云。不出家也。而何以成教於國哉。蓋有其所以然者。以家國之理。

本一故也。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又曰。此三者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若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按此則以孝弟慈屬君子身上講。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身上講。如云。孝不出家而已。成事君之教於國。弟不出家而已。成事長之教於國。慈不出家而已。成使衆之教於國。但所以二字止說家國相通。所以然的道理如此。未曾說到國人已能事君。已能事長。已能使衆。自不犯興仁典讓節效驗語。未嘗不可近選家必尋舊說。將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俱粘君子身上說。謂君子在家則孝。在國則事君云云。不知三句是申釋上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以事君事長屬國人說。則白文三所以申釋上句成教意已盡。三句下不必更說。此是一語。若以事君事長使衆亦屬君

子說則白文三所以尚是由君子在家說到在國止申釋得上句不出家於國五字而上一句成教二字之義尚要在三句下補足尚須另添一個所以而白文三所以字反覺寬緩不喫緊且必如所云則是君子孝弟慈所以能事君事長使衆君子能事君事長使衆所以教國人孝弟慈多此一折不愈支離煩瑣乎或曰註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成教於下也亦是於三所以下添出一個所以曰是又不不然註家齊於上是承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句教成於下是承國之事君事長使衆不外乎此句而總結之故添一個所以正是甲足白文三所以無兩層意今彼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君子則白文三所以止是說君子在家在國之事而總註一所以方是說君子成教於國之事多此一折故愚以爲未安且修者自修教者教人白文不曰修成於國而曰

教成於國明明指國人說有何干碍而必欲併於君子一人身看耶近日又有作一人看兩人看三人看之說在一人身上看者謂君子在家爲孝弟慈在國卽事君事長使衆是也在兩人身上看者謂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是也在三個人身上看者謂我上有親下有臣臣事上有君長臣使下有衆是也究竟作三個人看者亦止是作兩個人看不過恐人疑使衆二字不可貼在國人身上故以臣字例言之耳卽不必單舉臣字如國人家中有子弟有奴隸僕妾獨非衆乎國人獨無使衆之理乎故知三句一例上截屬君子下截屬國人理自不謬事君事長使衆屬君子屬國人紛紜聚訟久欲空之前得胡孟綸文單主理言止云孝弟慈之理卽事君事長使衆之理脫去君子修其身爲孝者弟者慈者等語甚以爲快

講義力主此說謂三者字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
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
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
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自是明白直捷何用糾
葛又曰在家有此種道理在國即爲那種道理所以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在家則君子與家人同在裏故註云所以修
身而教於家者在國則君子與國人總在裏故云國之所以事
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所以教成於下都只在家國道理
上說不責坐在人身上說須將君子國人且都置止說家之孝
弟慈道理即國之事君事長使衆道理便不煩言而自解矣按
如此說真一斬葛藤當從之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出家而成教於國云云已鑿鑿指定

立教者君子受教者國人矣則上截屬君子下截屬國人其說
仍不謬止說國人所以事君之理不說到國人已能事君亦自
不犯效驗一節惟上下截併在君子身上之說則大謬不可從

康誥曰如保赤子節

孝弟慈是君子立教之本此皆出於中心之誠然不待勉強造
作故本立於此而教遂成於彼也試即慈之一端觀之彼康誥
曰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自言所欲而爲之母者本慈愛之真
誠以求之雖不中亦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可見慈之一
念出於心之真誠不待勉強而孝弟之出於真誠不待勉強亦
可見矣此節即慈以明孝弟小註云孝弟鮮有不失者惟保
赤之心不失故即易曉者以示訓細玩此節當是孝弟慈過
到興仁興讓的過文上節言道理下節言效驗而此節蓋言道

理原出於至誠故能感動他人而有是效驗也引書只借他保赤子三字發出慈幼一點真誠來與人看不重保民如赤子蒙引云傳者之意不重在如字上極是蓋他處引如保赤子是云保民若赤子此處並無保民意在內止是借用他保赤子三字耳必借用此三字亦有意蓋若泛言慈幼猶未見得真心誠切父母於成童稍長時責成念切或有以勞掩其愛者惟是初生無知之赤子則但有慈愛一念更無他念以襍之誠求之心於此真確切易見也保赤之心真誠則足以中赤子之欲而不遠孝弟慈之心真誠自足以感人心之同然而成教語意映照如此註立教之本指孝弟慈也不假強為指心誠求之也天下虛偽之事則有待於強為孝弟慈是心之真誠無偽自然不假強為也不得以不假強為句單端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說蓋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止是我足心誠求之之意無兩層語氣當一直說下不得又作一折不待學而能正見是心之真誠也不待學意止帶言之不重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謂即孝弟慈發見之端而推廣之以克滿孝弟慈之分量然後教之本自我立而感通不難此又補本文言外之意

一家仁一國興仁節

惟孝弟慈道理本於心之真誠故身修於家而遂有教成於國的效驗果一家中父慈子孝而仁則一國觀感興起而仁矣一家中兄友弟恭而讓則一國皆觀感興起而讓矣若一人不仁而貪不讓而戾則一國亦貪戾而作亂矣何其感應捷速如此哉蓋仁讓是人性固有的貪戾亦人情所不能免的原有此機括伏於胸中不感觸之則不發動一旦以我之仁讓觸彼之仁

讓則仁讓的機括自然勃發莫禦出來以我之貪戾觸彼之貪
戾則貪戾之機括自然勃發莫禦出來是其機固如此也惟貪
戾之機如此此謂一言足以僨事惟仁讓之機如此此謂一人
足以定國良不誣也一人至少國人至多何以能定止是其
中有機以一人仁讓觸國人仁讓機括發動不疾而速故然緊
粘機字方得此謂來脈

堯舜帥天下節

一人定國於何見之嘗觀之古堯一入耳舜一人耳乃率民以
仁而民遂順從之皆感化興起而為仁桀亦一人耳紂亦一人
耳乃率民以暴而民亦遂從之皆棄禮蔑義而為暴在桀紂之
時何嘗無法制號令以愛民為仁但其所好在暴所令反其所
好而民故不從夫民從好不從令如此是故君子欲求民之善

不敢徒以令也必先有是善於已而后求民之善欲非民之惡
不敢徒以令也必先無是惡於已而后非人之惡此所謂推心
以待已之心待人也此所謂如心其待人之心如已也怨道也
怨則所令皆所好而人自曉諭而從之矣若所令反其所好則
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藏乎身說約止作存乎身小註
諸家多謂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怨是指求諸人非諸人又
謂藏乎身是帶忠字說忠是怨之藏乎內者理雖是而於此句
夾襍却不順舉堯舜做個一人定國之証佐據見成者說不
重如何帥如何從上所令反其所好單承桀紂邊說若君子正
所令不反其所好者君子有治人之責則求人非人自不容
已但求與非其令耳必先正其所好如有諸已無諸已而後可
耳有而後求無而後非此便是怨非又淡一層語怨則能喻人

不怨未有能喻人者。然則一人定國。定於怨也。細按此章前四節。一節言成教的道理。二節言道理本於心。不待勉強。三節言成教的效驗。四節言效驗本於心。亦不可勉強。而下遂以治國在齊其家結之。如此看。絲緒畢清。當不易也。前曰誠。此曰怨。誠是怨之體。怨是誠之用。自其立教之本言。故曰誠自其求人。非人處言。故曰怨。此節雖承一人定國效驗而言。却又歸到怨字本領上去。有此本領。而後有此效驗。故下遂結之曰。治國在齊其家。

故治國在齊其家

要得通結上文意。孝弟慈的道理。本於誠求與仁讓的效驗。由於藏怨誠求。藏怨皆所以修身而齊家也。而治國之道。備焉。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節

旨矣哉。齊治相因之理。嘗由釋詩言。而無往不合也。桃天之詩。有云。當此桃天之時。女子歸于其家。必能和好其一家之人。詩言如此。可見治國之君子。亦必有以宜其家人。使一家中尊卑長幼。無不得宜。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家人也。否則未敢遽也。詩云。宜家。指女子言。下句宜家。即指治國君子說。咏嘆與引証不同。引証是道理未決。而後引以証據之。咏嘆是道理已詳。而咏歌以贊嘆之。三引詩在結過上文之後。故註止曰。咏嘆神情全在三個而后。而刻劃三個而后。却要用抑揚往復之筆。有留餘不盡之致。纔像咏嘆。若決裂斬截。則引証矣。且齊家治國大意。仍不得徑露說盡。須留下文一結。三詩次第。有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意教字法。字有指作眼目者。然皆不甚重。此

又謂三節咏嘆正鞭辟向藏才之恕爲下章絜矩之原
不是重衍家國相關開文細思三節何處有恕字意在內渠不
過因三而后字與有諸已而后求諸人兩而后相照故云然耳
其穿鑿

詩云宜兄宜弟節

蓼蕭之詩有云此來朝之諸侯其在國也能上宜其兄下宜其
弟詩言如此可見治國之君子亦必盡友恭以宜一家之兄弟
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也否則未敢遽也詩云宜兄
弟指諸侯言下句宜兄弟卽指齊治之君子言

詩云其儀不忒節

鳴鳩之詩有云在位之君子其儀有常而不差忒有以正是四
國之人詩言如此可見治國君子亦必盡孝盡慈盡友盡恭足

爲家人取法而后國之爲父子兄弟者皆法之也否則無容強
也傳者之意恐怕人將儀字看作威儀容貌上去故緊申一
句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此儀字是儀型儀法之儀如云詩所
謂其儀不忒者正謂其爲父子兄弟可爲人所儀型人所儀法
也呂晚村謂其儀可指身正是包體國中聞却補出家中來其
爲父子兄弟足法舉一家而言非仍歸君子身上也按此是指
家中爲父子兄弟而言不指君子一身爲父子兄弟說矣非
是引詩咏嘆活活潑潑何曾必要補出家字來看桃夭蓼蕭止
言家而卽可言國則鳴鳩言國而亦可言家何必斤斤補出如
後人說經拘泥也且宜家人宜兄弟俱指君子身上說則此爲
父子兄弟自然卽指君子爲父爲子爲兄爲弟說

此謂治國節

此三詩或言家不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而總之皆謂治國在齊家也旨矣哉夫子齊治之言乎達說云此字單結三詩勿再惹孝弟慈等極是

所謂平天下章

通章重絜矩二字而絜矩之實止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五段看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矩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同好惡而峻命節一言得失以結之指天下之得失在民心也君子先慎以下言同好惡之實事在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指天命之得失在君身也秦誓以下言同好惡之實事在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指絜矩之得失在君心也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言財不必聚而淡戒聚斂小人以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蒙引云絜矩

是一章骨子得失是一章眼目大抵國之得失一判於衆之得失而已耳衆之得失又判於一人之善不善而已耳一人之善不善又判於一念之忠信驕泰而已耳

所謂平天下節

國與天下勢雖異而民情則一觀於上老老而國之民已興孝上長長而國之民已興弟上恤孤而國之民已不倍則是民情之大可用如此而君子安可無以心度心之政事以及之哉中間三句即上章之孝弟慈復說一遍不過見得民情易於感動若不處置得宜使彼有願而不得遂是我負民非民負我口氣直趨末句呆疏一語便非末句緊承中三句來惟民情興孝興弟不倍如此故君子以已心度民心而知其既興起於孝弟慈則必欲自遂其孝弟慈而我必有政事以處置之使得遂也是

以二字猶言君子爲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朱子曰先說上行下效是教化到絜矩是就政事上說然按絜矩二字止是影出度心二字尚非政事政事二字當貼在道字內說不僅曰道而必曰絜矩之道者君子之政不是任情率意爲之皆是以已心度人心做出來的故絜矩是政事之本又不僅曰絜矩而必曰絜矩之道者君子不是空空以心度心便已必有與聚勿施一段實政處置得宜故政事是絜矩之用以是心行是政合來方成個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其大者自在用人理財照下乃有實際君子所以有絜矩之道其精者自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統上乃見本領或問曰君子之所以有此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

萬人之心如此而已矣按朱子曰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明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如使無以處之則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雖能興起亦徒然耳故必有政事以處置之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亦徒然耳故必有政事以處置之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絜矩之道蓋謂絜人心同然之理而爲平天下之政事也上老三句指人心之所同處所謂矩也末云絜矩之道有遂其願欲的政事在是不使由教化轉入政事自應如此洗發題理始全但中三句急趕末句而末句又緊頂中三句過爲翻駁則題理全而題吻未湊故此節以接出末句爲最難論道理則要從上三句推開論口氣又要從上三句緊接此金

正希過文所云惟其如是。是以知人情之大可見。而天下事之誠可爲也。三語轉關。今猶奉爲金針。中三句卽上章之孝弟慈。複說一遍。不止複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并一家仁節俱包括在內。兩興字可見也。

所惡於上節

絜矩之道。本指政事說。本指上施於民說。本兼好惡說。而此節止是解出絜矩二字之義。故借上下左右前後平等。人來做個矩字的樣子。單就所惡一邊說。出母以做個絜字的家數。朱子曰。作九個人來看。便見。又曰。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止以已對人。是兩摺說。若絜矩則上所以待我。我又思待下。是三摺說。六所惡卽是矩六母。以正是絜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正意是貼人人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之意。字面

勿泥。必無不方。而後爲絜矩。故不得止就一項說。必合上下左右前後而言之。雲峰胡氏曰。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對照是以有此之謂六字。甚穎雋。但上句是一章之綱領。此句不過解釋絜矩字義。重輕不等。勿泥作平對看。

詩云樂只君子節

此下三節爲一截。此節言能絜矩之得。次節言不能絜矩之失。三節遂以得失結之。平天下在絜矩。而絜矩亦實絜乎民之好惡而已。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君子也。而何以謂之父母哉。蓋言君子於民之所好。如飽暖安樂。則好之。以使之必遂。於民之所惡。如饑寒困苦。則惡之。以使之必去。真是心誠求之。愛民如子。而民亦戴之如父母。此之謂也。夫與民同好惡。此絜

矩之實也。而民戴之如父母。非其效乎。顧麟士曰：好惡是槩言理財用人。且漫說破。劉上玉曰：絜矩二字自是章脈。然好惡二句明係釋詩。註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云云。是將章脈釋詩一滾講了。作文不照絜矩講。固不是。硬將絜矩入講。亦不是。下節同按劉說。則必作釋詩口氣。講完後方補能絜矩之得。以聯章脈是一定之格。此之謂雖是申解詩詞。却正贊嘆其為民父母。以見能絜矩之效也。故註補民愛之如父母一句。以反照為天下僂。則一能絜矩之得。一不能絜矩之失。顯然矣。時文有作責成君子之詞。不主效驗說者。未是好惡二句四之字最妙。若謂民有好惡。吾特為民好。為民惡。是民之好惡。一心上之好惡。一心以上之好惡。從民之好惡。又一心矣。君子曰：吾何好哉。民之好。即吾好。而正不必謂好民之所好也。民之所好好好。

之而已。吾何惡哉。民之惡。即吾惡。而正不必謂惡民之所惡也。民之所惡惡之而已。如此剔清。纔有四之字神理。愚講剔清四之字。與註以民心為己心。甚合。近見正義講云：好之惡之。須貼絜矩之道。如已有所好而求之。必得有所惡而務決去之。必然之理也。今以民心為己心者。民之所好好之。亦必使之得也。民之所惡惡之。亦必使之去也。數語甚切絜矩與所惡於上一節大意。關合亦妙。

詩云節彼南山節

若不同民好惡。則其害有不可言者。詩云：山高大而石峻起。如彼赫赫然之太師尹氏也。民俱於爾。乎瞻仰矣。可見有國者好惡不可不慎。若徇一己之偏。則為天下之大戮矣。夫好惡辟。此不能絜矩之事也。為天下戮。非其害乎。劉上玉云：詩刺臣引詩。

以明君故着有國者三字為釋亦非推開詩也按此則有國者二句亦須作釋詩口氣講完後方補不能絜矩之失以聯章脈

詩云殷之未喪師節觀好惡同民如彼好惡辟如此得失相去遠矣詩云殷未喪師之時原克配上帝而為君今既喪師而天命不佑矣我周宜鑒於殷而見天命之不易係詩蓋言得民心則得天下失民心則失天下也然則能絜矩而為民父母非得眾則得國者乎不能絜矩而為天下戮非失眾則失國者乎吁可畏也已麟士云得眾得國二句本是釋詩當主殷說蒙引亦云既着道字便是釋文之詞按此則註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亦是將釋詩章脈一滾說了亦須作釋詩口氣講完後方補能絜矩之得不能絜矩之失以聯章脈雙峰饒氏曰註存此心云者謂存

此鑒得失之心也

君子先慎乎德節

自此至仁親為寶一截言理財而慎德節於理財上見能絜矩之得外本內末以下三節於理財上見不能絜矩之失康誥節遂以得失結之楚書舅犯二節言不外本內末之意帶在此一截後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便云君子所慎在德惟慎德則能好民好惡民惡而絜矩若不慎德則好惡徇一己之偏雖欲絜矩而不能故欲絜矩必先慎德慎不是空空謹畏即格致誠正以修之之謂格致則民之好民之惡知之無不盡誠正則好民好惡民惡行之無不當所以能盡絜矩之道君子慎德則有德有德自能絜矩能絜矩則人土財用即此便有不假外求也夫一慎德而人土財用不假外求如此此能絜矩之效也

先字說約對人上財用言常說對絜矩言一是照下一是頂上然不若頂上說者其理較全註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不過借上文解字義原無承頂意時文往往拈作脈理似不必玩四句不重人土上微宜頓重財字全章第二段是言理財蓋恐平天下者多以無財爲患故此節從德說到財猶云有德便有財耳人土是暢言所以有財之故用特因財而及之觀下節並承德財二字可見

德者本也節

德爲平天下之大本財乃平天下之末務推開說不可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說約極是然脈理却從上節而來惟有德而人土財用無不有可見其爲平天下之大本惟有財必原於有德可見其爲平天下之末務也推開又要緊承若一徑推開便與

外本內末節

註本上文而言不合又按此節雖本上文而本末字卽以起下

若以德爲外而不知慎以財爲內而欲專之則民亦效尤競相爭奪是民本不爭奪乃君鬪其民而施以劫奪之教也此爭奪猶是民與民爭民與民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節

是故財聚於上則民相爭奪而離散若損上益下財散於下則民歸心向上而民聚此節論上下相承脈絡當重上句下句止是反看

是故言悖而出節

夫財聚固民散至民散而財亦不得終聚是故言悖理而出以惡聲加人者人必以惡聲應之亦悖而入若貨悖理而入以非

道取人者。人必以非道奪之。亦悖而出。此悖字。方是以民奪君。夫一外本內末。而爭奪民散。悖出如此。此不能絜矩之害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節。

觀慎德者。如彼內末者。如此得失相去遠矣。康誥曰。惟天命不于汝乎。為常。蓋云君子所行誠善。則得此天命。不善則失此天命矣。然則慎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有財用。天命眷顧可知。非善則得之乎。內末而不能絜矩。則爭奪民散。悖出天命不佑可知。非不善則失之乎。吁。可畏也已。按此亦須順釋書口氣講完。後再入能絜矩不能絜矩以聯章脈。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節。

不以金玉為寶。是不內末之意。以善人為寶。是不外本之意。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節。

毋以得國為寶。是不內末之意。惟以哀痛其親為寶。是不外本之意。按此是勇犯教重耳對秦使語。時文竟作重耳對秦使語。氣似誤。晉楚尚知此意。可以平天下者。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節。

自此至驕泰以失之一截。言用人。而此節舉可好可惡之人。有此二等。下方說人君好惡之仁人極好惡之公。見能絜矩之得命。過未盡好惡之量。拂性大反好惡之常見。不能絜矩之失。大道節。遂以得失結之。絜矩不獨理財。即用人尤所當急。故引秦誓之思。一个臣者言之。蓋乎天下者。用一人以用天下之人。莫先釋相。若秦誓所思。一个臣是也。一个臣猶云一人。不必謂孤立無黨。若有者。望其有而猶恐其未必有。乃慎重之詞。自外。

面大槩觀之則樸實誠篤無甚才能表見象個斷斷無他技的
而其心中純是天理絕無人欲恬淡寡營休休自得而就其休
休中本無一毫自私自利念頭如有包容一世涵蓋萬物的度
量故凡人有才技者若已有之人有彥聖之德者則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是不徒恃謙恭下士之虛名而實實能容才
德之人如此於以使群才競進君子滿朝莫國祚於磐石貽民
生之樂利皆若臣能容中之所能保也豈不有利於國家哉
斷斷無技是從外面說個大槩如此休休本領止是有理無欲
有容正從休休中來不可添出其量以對其心因從休休中想
見其有容故曰如有容因從有技彥聖歷數其能容故曰寔能
容緊緊相應相臣往而所樹之賢才未往相臣恩澤有窮而所
樹之賢才之恩澤無窮故能容所以能保通節若字如字尚亦

字皆是懸想其有而猶恐未易有之意人之有技二句是能
容有才者人之彥聖三句是能容有德者聖言通明止指一節
言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通明如何貼德正孟子所謂德之慧
是也說個若已有之則其愛惜珍重無少虛假可知說個其心
好之而又曰不啻若自其口出則其心口交至既愛慕又贊揚
可知人有才恐形已之短故忌而嫉之人有德恐侵已之位
故拂戾以阻抑之此寔不能容之人貽害宗社流毒民生故曰
殆哉平天下在用人用人莫先擇相誓之言可鑒矣

唯仁人放流之節

由秦誓觀之有容之臣當好者也媚嫉之人當惡者也但君心
易私而難公故好惡易偏而難正唯仁人至公無私知此媚嫉
之人妨賢病國必深惡而痛絕之夫能惡所當惡即能好所當

好矣。此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流止是能惡。而并曰能愛者。從來君子小人無並生之理。人君必能去小人而後能進君子。是能惡人。正所以能愛人也。語語從惡說出。愛方是此謂二字緊頂放流說下之旨。此仁人極好惡之公。而能絜矩者也。按愛人二字與惡人之字緊對。止指君子小人說爲是。大全小註有云。威在媚嫉之人。卽恩在天下後世矣。似以愛人之人字指子孫黎民言。覺泛了。看下節止粘在賢不善身上說好惡自明。

見賢而不能舉節

若明知其賢而不能舉。不能先是輕慢也。明知其不善而不能退。不能遠是過失也。此君子而未仁。不極好惡之量而不能絜矩者也。

好人之所惡節

若惡本人所惡。而反好之。善本人所好。而反惡之。是拂其好善。惡惡本來之人性。灾必逮夫身。此小人而不仁。好惡反常而不能絜矩者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觀仁人如彼。不仁人如此。得失相去遠矣。合而觀之。與民同好。惡之得失。理財用人之得失。總在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而已。而絜矩之所以得失。其要又總在君心而已。是故絜矩之道。所以同民好惡。理財用人。而平天下者。皆由於此。乃天下之大道也。君子身任平天下之責。必當有此大道。而大道不易。有必君心忠信而後得之。蓋惟忠以盡己之心。而不欺。信以循物之理。而不悖。則一心中渾然天理。於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己度人。而不

差推已及人而各當便得了。這絜矩的大道。若或矜高侈肆。則一心中私意障塞。必不能如心推心而行。此絜矩之道矣。豈不失之。夫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吁。可畏也已。註。君子以位言之。獨於此處下個位字。蓋有驕泰在下。故此止泛言有位之君子。未便是能絜矩之君子也。道謂居其位而修已治人之術。絜矩之道。便是居位治人之術。但治人必本修已而來。故帶言修已二字耳。大全小註謂道即大學之道。修已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亦謂不是絜矩之道。是泛指居是位而修已治人之術。細玩泛指修已治人之道。則絜矩二字無處可入。一徑拋開矣。又云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二字對。絜矩從仁恕生來。忠信從誠生來。皆所以行此大道者。猶中庸

行達道歸於達德道德二本於誠相。此說是謂以忠信行絜矩。合忠信絜矩以得大道。多此層氣。如何說得順。故不如以大道即指絜矩之道。爲直捷也。發已自盡爲忠。言發於已者。無所不盡。如孝發於已。則自極其孝。弟發於已。則自極其弟。慈發於已。則自極其慈。是也。循物無違謂信。言循乎物理。不相違背。如老有當老之理。吾循其老。以老之長。有當長之理。吾循其理。以長之幼。有當慈之理。吾循其理。以恤之。是也。忠是做此信的本領。信是行此忠的實事。故程子又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是修已事。由忠信而絜矩。方是治人事。合修已治人。方完得一個大道。蒙引曰。絜矩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曰必忠信以得之。大抵必先有自盡循物之心。而後能行推已及物之政也。按此當與有關。雖麟趾之心。而後可行。周官周禮之

法度大意相似。前曰先慎乎德。言絜矩必先慎德也。此曰必忠信以得之言。絜矩必要忠信也。忠信即德。非兩項。皆不脫格致誠正以修之而已。存疑云。忠信止是明明德。絜矩是新民事。又曰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止心修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按此則忠信二字。是指現成者言。工夫全在格致誠正。不是格致誠正外。又另有求忠信的工夫也。驕者矜高。矜自張大也。高者高也。泰者侈肆。侈自放也。肆自縱也。務高大者少誠心。與發已自盡正相反。放肆則不循物理。與節物無違。正相反如是。則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不得與民同。惡矣。大道何由而得。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蒙引曰。首言竹國失國。由於得眾失眾。以人言者也。次言得命失命。由於善不善。以身言者也。末言得道失道。

由於忠信驕泰。以心言者也。所謂益加切者。善不善切於得眾失眾。志信驕泰。又切於善不善也。向以惟命不干。常承財貨出入來貼理財說。君子有大道。承好人惡人來貼用人說。但以善字貼理財。以忠信字貼用人。頗牽強。故不知渾說為妥。近正解云。此節總承南山有臺詩以下好惡理財用人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決其機於吾心也。看來所引文王康誥之意。總不外能絜矩與不能絜矩。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只是一個存心不同耳。忠信驕泰是也。按此則以此節統承好惡理財用人而言。自不當單承用人說。

生財有大道節

自此至末一截。復申言理財帶說用人。而此節言生財自有大道。次節言仁者知有大道。故散財以得民。三節言仁者得民而

財亦不終散。孟獻子兩節。總戒人主專利。一以道理言。一以利
害言。而說到聚斂小人。則合理財用人為一事。不能絜矩。多
是為財所惑。若徒言散財。而不言生財。終不足以定其心。而澹
其求。故云生財自有正大的道理。不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
也。如生者眾而為之疾。則其源不窮。食者寡而用之舒。則其流
有節。財恒足矣。安用聚斂為哉。可見外本內末。不惟不當。直是
不必。此大道止是生財中大道。理與上大道毫無交涉。人多
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
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甚。是國無游民。兼農工商。賈在內。朝
無倖位。兼冗員冗祿在內。不奪農時。則專指農民言。早入為出。
則專指國用言。恒足。要看恒字。管商桑孔。其道何
嘗不能足財。却不可恒也。惟此四者。不見有餘。自無不足。雖內

荒患害皆不能貧。此方是恒足。此便是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節

仁者知生財自有大道。故不務聚斂。使財散而萬民歸心。因得
身享安富尊榮。是以財發身也。豈若不仁者不脣身之危亡。而
惟以聚財為事哉。此節論上下相承脈絡。亦當重上句。下句止
是反看。與財聚則民散節。文意相映。

未。有。上。好。仁。節

仁者固散財以得民。然民得而財未始不終。有此上下感應必
然之理也。未有上不事聚斂。所好在仁。而下不好自盡其分義。
以事上者也。未有好義而於上之事。不予來以終成之者也。未
有好義終事。而人君府庫財。猶或起而奪之。而非其財者也。此
節止是申言仁者有財。作一句。急下。如云。未有上好仁。而府庫

財非其財者也。云爾。中間好義終事。乃暢言其所以有財之故。耳。作三平便緩。須一氣注足。非其財三字。凜然。人主若不好仁。則鹿臺鉅橋。克初山積。都算不得。是已有好仁。緊切散財。勿泛說。此節文意。又與言悖。而人相映。彼云民散而財不終聚。此云民得而財不終散。語意極妙。

孟獻子曰節

前說財散民聚。財聚民散。以財發身。以身發財等。則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意已透。此又以獻子之言。而申釋之。總戒人君。專利而不能絜矩也。畜馬乘。是初為大夫。有祿入矣。便不當與細民爭雞豚之利。喪祭得用冰。是大夫以上。祿入厚矣。便不當與與畜牧爭牛羊之利。若百乘卿家。有采地。祿益厚矣。便不當畜聚斂之臣。蓋聚斂之臣。剝民斂惡。較盜臣之害更甚。寧有此勿

畜彼也。獻子之言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為利。而當公利於民。以義為利也。獻子止言有家。引來以訓有國。故着一國字。此謂二字。緊承不察不畜之意。而釋之。以利利字。指財利為利。利字。作利益之利。看義字。以天理言。所該自廣。如好惡同民。散財好仁。皆義也。且就理上說。勿講到利害上去。留下節地。

長國家而務財用節

有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蓋利即害也。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由小人引導之矣。彼人君不知。方謂為善。而托以國家之重。誅求聚斂。天怒人怨。雖有賢人君子。無救其禍。其為害如此。若早能絜矩。與民同好惡。散財好仁。進賢退不肖。何至如此。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此節方以利害言。平天下而終之以義。

利。理。欲。之。辨。蓋。以。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理。亂。之。幾。也。

惟義乃利天下更莫有。利於義者然如此說則講義仍是。講利好義原為好利其為。心之害反深矣然義之為利理本。如是又不可不明故聖賢必。先說利之害義與懷義之必當去。然後轉出義本自利更不須講利其理乃圓滿無弊如孟子。義不遺親後君與此德。之以義為利收結是也。此子思

深惡聚斂小人故文勢字字警動長國家三字一頓夫長國家。者即平天下者也天命民心所繫子孫黎民所依合四海以為。家統九州以為富是何等責任何等規模而乃一旦務起財用。來非由小人引導之而何彼為善之一轉夫計臣貪吏亦所特。有使人主棄置不用小人亦何能為無如人主不察從而善之。所謂亡國之君自賢其臣是也使為二字鄭重人主既以為善

不惟不能退不能遠而且信之專任之重全以國家付託於其。手。是此等小人而竟使為國家矣。並字警痛從來天火人害一。之為甚而小人聚斂上干天怒下結民怨災害且並至焉善者。二字有意不曰雖有君子而曰雖有善者蓋本前一善字來此。時君心亦或悔悟不善小人而善君子然天怒人怨已深雖善。者亦無可挽回說到此真令有天下者毛骨竦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四書講卷之三

橋李金

松初直論著

受業

金

瑞紹先

祭定

金

瑛蕙圃

後學

朱邦椿陸華

重訂

朱邦棋名載

中庸一

天命之謂性章

道本於天而成於教不可須臾離者也。君子有存養省察之功。以不離道實。因道本具足於性情。原不離人。能戒懼慎獨。以致之。而位育在我。則天而人。人而天。一矣。蒙引曰。性道教本。然之義理也。戒懼慎獨。當然之工夫也。位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之。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之。天命之謂性節。

因當時有性道教之名而爲之正其所謂曰人日言性而不知性非他即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人得之以爲健順五常之德者也人日言道而不知道非他即人循此性而行凡綱常倫紀日用事物間各有當然必由之路者也人日言教而不知教非他即人之氣稟不齊於所當行者不能無過不及聖人因品節之以爲法則於天下者也註三句皆兼人物其實止重人說物是帶言三之謂口氣與謂之不同須語語見因名考實之意方是開端本旨註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從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說來故先說氣而後說理其實天命謂性蓋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朱子曰理一也自天賦于萬物而言謂之命自人稟受於天而言謂之性率訓循不是用力字不就行

道人說止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爲人生日用事物之間所當行之路也或問曰性無一理之不具故道不假外求而體無不備性無一物之不得故道亦不假人爲而用無不周也性道同而氣稟或異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而品節之如禮樂刑政之屬有以裁其過而益其不及使粹然一歸於當然之道也此修字是聖人代人修此教字是聖人教人下存養省察乃君子自修由教而入者也性道教皆貼仁義禮智說自見實落蓋天以元賦人則有仁之性以亨賦人則有禮之性以利賦人則有義之性以貞賦人則有智之性而人循其仁之性則有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之道循其義之性則有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親之道循其禮之性則有恭敬辭讓節文之道循其智之性則有是非邪正分別之道而聖人爲之辨

親疎之殺。使各竭其情。則有仁之教。爲之正尊卑之等。使各盡其分。則有義之教。爲之制度文爲。使守而不失。則有禮之教。爲之開導禁止。使別而不差。則有智之教。總是開端明道語。一字影響不得。三句以道字爲綱。首遡道之所從出。末推道之所由成。故下竟接道字去。重道字是矣。呂晚村歸重教字。亦有見。謂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子思全部總叙。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庸止完得修道之教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兩節。

兩節總言君子體道工夫。朱子曰。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君子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慎獨。察私意起處。防之。看兩故字可。

見按此。則兩節文法。板對然。細玩白文字面。及註中數虛字。轉折則體道工夫。實非判然兩項。白文戒慎恐懼四字。已兼慎字在內。而不觀不聞四字。已該觀聞在內。則并下節意。俱包舉矣。下文特又提出獨字。謂無時不戒。慎恐懼中。而於念頭發動處。尤爲要緊。尤當加意省察耳。不是慎獨。又另爲一項工夫。註於上節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着一常字。則是常常如此矣。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着一雖字。亦是觀聞時。戒懼不待言矣。下節云。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着一既字。尤字。則是平時既戒懼。而於此。尤加慎耳。其非判然兩項。可知。有謂註存天理。遏人欲。明分兩項者。不知天理人欲。原不並立。背了天理。乃爲人欲。君子體道工夫。止是要存天理。到念頭初動時。恐其去乎天理。而爲人欲。故又慎以遏絕之。亦非判作兩項也。故有問戒懼。

是體統做工夫。慎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否。朱子曰。然則此兩節。照文法作兩對。可將體道工夫判作兩項。則不可。韓慕廬曰。戒懼是吾心不觀不聞之時。隱微是吾心獨觀獨聞。人所不觀不聞之時。戒懼是平時工夫。譬如防盜之保甲。慎獨則是關津搜盤法也。先正論此題。極有見。向以不觀聞。貼靜言。獨貼動言。多用靜存。動察分柱。存疑淡闊之謂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常戒慎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慎獨。方於隱微處致察。却未說到見顯處也。槩以為動察可乎。章句止說存省。却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然謂兩節不分。靜存動察可矣。謂動靜字都不可用。則太拘。夫動靜字何不可用。但要識得上節已兼動靜。下節則由靜而動之際耳。獨雖未到見顯處。却是念頭發動時。以動貼獨。亦不得。存養省察。鑒然有此。

兩節工夫。但分配動靜。不得存養是兼統動靜。省察下手。却是動之微處。存誠主敬。原無時不然。至動之微處。尤加審慎耳。此次候有兩節。原非不對。也甚是。人有目。豈不觀。有耳。豈不聞。特須臾耳。自可緊貼須臾說。若隱微獨知之地。難限定是須臾。時文混點者。非若不可離三字。則兩節皆承此意。不單劃在上節。觀註兩結離字可見。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節

性是道所從出。教是道所由成。故單提道字說。註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是說道字正面。皆性之德。而具於心。是原道所從出。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講到不可須臾離去物字。即事物之物。大而綱常倫紀。小而服食起居。皆是時。即日用之時。日用間無時不與事物相接。惟無物不有。故無時不然。惟無時不然。故不可。

須。史。離。本。文。須。史。字。謂。時。也。却。從。無。物。不。有。來。不。可。離。是。說。人。不。可。離。道。非。謂。道。不。離。人。也。要。看。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二。語。蓋。應。事。接。物。之。際。循。其。道。則。理。失。其。道。則。不。理。可。見。道。也。者。是。人。所。不。可。須。史。離。者。也。下。句。可。離。非。道。也。止。是。反。跌。上。句。之。意。如。云。若。其。可。離。除。非。不。是。道。則。已。耳。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甚。明。白。蓋。外。物。有。時。用。有。時。不。用。則。可。離。若。道。固。無。時。不。在。所。謂。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者。如。何。可。離。按。道。不。可。離。有。云。道。從。性。命。中。與。生。俱。來。我。雖。不。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至。然。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指。道。本。不。離。於。人。言。亦。有。理。然。是。喜。怒。哀。樂。節。意。矣。此。處。未。宜。豫。侵。故。不。如。主。人。不。可。須。史。離。道。說。爲。常。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不。但。

觀。時。戒。慎。也。雖。不。觀。而。亦。戒。慎。不。但。聞。時。恐。懼。也。雖。不。聞。而。亦。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史。之。頃。也。要。看。註。雖。字。亦。字。雖。不。睹。聞。亦。然。則。觀。聞。之。戒。懼。可。知。朱。子。曰。非。謂。不。戒。懼。乎。所。觀。所。聞。而。止。戒。懼。乎。不。觀。不。聞。也。兩。所。字。正。指。不。觀。聞。言。不。過。是。耳。日。未。與。事。物。交。接。吾。心。一。念。不。動。一。意。未。萌。之。頃。耳。非。道。體。無。形。無。聲。之。謂。凡。將。兩。所。字。看。淡。一。層。作。性。體。道。體。者。大。謬。謂。體。道。工。夫。單。在。不。觀。聞。如。主。靜。立。極。之。說。者。亦。謬。細。玩。句。理。當。於。戒。慎。恐。懼。畧。頓。再。轉。出。所。不。觀。所。不。聞。便。醒。蓋。不。離。道。工。夫。全。在。主。敬。而。主。敬。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故。以。戒。慎。恐。懼。四。字。提。出。不。離。道。的。工。夫。而。卽。以。不。觀。聞。亦。然。找。出。工。夫。之。無。間。斷。也。講。學。家。止。是。一。氣。滑。讀。了。下。來。遂。有。道。體。主。靜。兩。番。謬。說。與。註。雖。字。亦。字。意。相。去。遠。也。

莫見乎隱節

隱微無甚分別。止是一念初發動處。時講謂隱是他人所不覩。而已所獨覩。微是他人所不聞。而已所獨聞。分頂不覩不聞來。亦有兩句總頂者。謂上節是自家不覩不聞之時。隱微是他人所不覩不聞。而已所獨覩獨聞之時也。然此不過借覩聞字而覩出隱微字面來耳。若論書理。則莫見莫顯二句。是對道不可離三句。不對不覩聞二句。方寸之中。特隱處耳。一念之發。特微事耳。然而見顯莫有過於此者。不是將來見顯出去。是就此隱微之際。一念之理。雖未著。而我已見其為理。一念之欲。欲雖未著。而我已明其為欲。縱能使人不知。不能使已不知。既不能使已不知。則更甚於人之知之。故不惟見乎隱微乎顯。而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此隱微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所

謂獨也。此真理欲關頭。遊人欲正。須於此處用力。故君子平時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省察。看是人欲。即便遏絕。不敢少有忽畧。使得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玩註既字。尤字。則確是於上節工夫中。又提出要緊處。以申足之之意。且慎即戒。慎恐懼之慎字。上已說過。並無兩樣工夫。此不過又提出獨字。來以見戒慎恐懼於此處尤要緊耳。朱子曰。獨不止是獨居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着功夫處。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自靜之動。分界之機也。誠無為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其幾也。蓋此是惡初生處。斬根須在此也。又曰。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

亦不專說動

喜怒哀樂節

上兩節言人心不可離道。責重在君子身上。此節言道本不離人心。以起下節耳。玩謂之二字也。者二字句末一也。字皆指點道之體用。與人看。故說約云。此節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上兩節。艾子子曰。常人雖有一念中。終不可謂大本。雖有一事和終不可謂達道。不知大本達道。從天下見。惟其為天下之本之道。所以為大為達也。又曰。若槩指道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未聞常人能位育也。不知常人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總之註明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既為性情之德。是何人所無。是何人不具足。但能致。則性情之德全。不能致。則性情之德失耳。必如艾說。頂慎獨講。既於致字預犯。而於指點示人意。反

不切。猶有証艾說之非是者。若謂惟君子慎獨。所以有大本達道。則是大本達道。當作效驗看矣。既作效驗說。則白文當用焉字不當用也。字如下節兩焉字可見。今用兩也字。煞脚分明。是指點道之體用。與人看。以明大本達道。備具於心。如此可見。凡有心者。必當致中和。以無負此大本達道之在我也。切實指點。正以起下致字之意。朱子曰。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統性情。故性情字皆從心。未發時不偏於喜。不偏於怒。不偏於哀樂。渾然在中。故為中。此中字止着得不偏不倚四字。着不得無過不及四字。蓋未發之中。與時中之不同。時中在事上說。則有過不及。未發在心上說。未到過不及地位。喜怒哀樂原有個當然的界限。不可過。不可不及。這是節發出來。恰好湊着那界限為中節。四件無不恰中。為皆中節。和字反照便明。今有

人當喜的時而反怒當哀的時而反樂則乖戾甚矣豈得爲和
若一一中節則不惟喜樂是和卽怒哀亦無非和也既從已
發未發指出中和又從中和指出大本達道以見道之體用具
足於性情之內也此未發之中也者具衆理應萬事至無而生
天下之至有至虛而宰天下之至實是天下之大本也此中節
之和也者行得通推得去一人由之而無阻千萬人由之亦無
阻一時由之而無拂千百世由之亦無拂是天下之達道也本
猶根也樹木千枝萬葉皆從根上發生故曰大本道猶路也達
通也若邪徑小路便通不去中節之和是一條大路由此則通
不由此則阻故曰達道達道亦反照便明若不中節當喜而怒
當哀而樂則一步亦行不去何況天下一刻亦行不去何況古
今故惟當喜怒而喜怒哀樂而哀樂是天下所共由古今所

共由之一條大路也大本具衆理應萬事却未做出事來故曰
道之體達道便做出事來由中節之和推之大而綱常倫紀小
而服食起居一一中節卽一一是道故曰道之用也達道與後
面天下之達道五微別彼是盡人有此是行得通常疑大本
達道不應拋却喜怒哀樂說愚常拈一文曰天下有不生於有
而生於無假使偏有喜則不足以生怒偏有怒則不足以生哀
樂喜怒哀樂尚不足以相生而何以生喜怒哀樂所生之理何以生
哀樂所生之理故惟中之不有一理者能生喜怒哀樂之理而
爲之本并生喜怒哀樂所生之理而亦爲之本也其本也抑何
大也天下通不始於通而始於節假使喜不中節則不可以通
怒怒不中節則不可以通哀樂喜怒哀樂尚不可以相通而何
以通喜怒哀樂所通之情何以通哀樂所通之情故惟和之各節一

情者能通喜怒哀樂之情而爲之道。并通喜怒哀樂所通之情而爲之道也。其道也。抑何達也。玩或問云。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似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才。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長幼夫婦相處相接。無不是這個。卽這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讀朱子此段說話。竊喜愚文之不謬。未發則渾然天理。故曰。卽天命之性。中節則合乎當然。故曰。卽率性之道。究竟猶有辨者。天命之性。指實有之理。未發之中。指不偏之心。率性之道。指日用事物當行之路。中節之和。指喜怒哀樂恰好之情。謂未發之中。所以載此性而爲天下之大本。則可謂中卽是性。似未可謂中節之和。推及於日用事物。各得其當然之

道。則可謂達道之道。卽率性之道。似未可觀。或問一則曰。此推本天命之性。皆不外於吾心。再則曰。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吾心。則此節自當以心統性情。立說不得以性情心三字混說。無分別也。達道二字。亦在率性之道。道字內。但此指天下古今所共由。爲和字名狀。不如率性之道。道字指全體大用而言也。註性情之德。小註謂中是性之德。和是情之德。竊疑未然。德字卽指性情而言。謂之性情之德。可也。謂之中和之德。亦可也。若謂性情是性情。而中和乃是性情之德。似多了一折。觀鬼神爲德章。河東侯氏謂鬼神是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卽誠也。朱子劈之曰。如中庸之爲德。豈中庸是形而下者。德是形而上者乎。故中庸之爲德。卽指中庸鬼神之爲德。卽指鬼神此性情之德。卽指性情爲是。

致中和節

中和具足於人心。但未發而無以存養之。則大本不立。既發而無以省察之。則達道不行。故必極其戒慎恐懼。以致中。極其慎獨。以致知。而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吾性分中自然之效驗。必至此而後可盡性至命。以修道而立教也。致字工夫。止是戒懼慎獨。做到底。非更有以益之也。註兩自字。以至於字。約字。精字。不過是推而極之之意。言戒懼慎獨工夫。積累做到純熟。極盡處。纔謂之致。非謂上文猶是粗淺工夫。至此又更深一層也。伯璿史氏看註太泥。而曰約是自外收斂入內。精是自內審察出外。自不觀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不用其戒懼。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所應接之事物。無不用其慎等語。似以不觀聞為靜。而此心

寂然。乃是至靜。以念頭萌動為獨。而應物之處。又在獨後。看作兩截。似未然。唯後段曰。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為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言無時不極。其中和未嘗間斷之謂。先儒謂為直致之致。是也。此數語說得明徹。位育止看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不曰萬物之氣亦順。而曰天地之氣順者。蓋萬物育於天地。天地氣順。萬物自育。故本天地說來。此數句是真實了徹道理。若以其事言之。則在上的聖人。自有在上的位育。在下的聖人。自有在下的位育。如堯舜建極於上。使天地平成。萬世永賴。孔子明道於下。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都是位育。朱子所謂致得一身一家之中。和便克塞一身一家。致得天下之中和。便克塞天下是也。按

至靜之中。即未發也。無少偏倚。即中也。其守不失言。無時不中。也。應物之處。即發也。無少差謬。即皆中節也。無適不然。言無時不中節也。極其中。極其和。亦止貼上節發與未發言。亦無更深一層意。蓋極中。不過是無偏倚而止。極和。不過是皆中節而止。若謂無偏倚。皆中節外。又有極中極和一層。便說不去。白文致中和。即指戒懼慎獨。註極中和。即指無偏倚。皆中節。自是一了百當。戒懼以中。慎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慎獨。慎獨在動幾。猶教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按此甚看得妙。不然前以戒懼為全體工夫。慎獨為一節工夫。此又分屬位育。便兩下有碍。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子思述祖訓以立言。故冠以仲尼曰。見中庸。即仲尼之言也。結以仲尼祖述章。見中庸為仲尼之行也。全部起訖如此。而此章又為下八章之冒。此以君子中庸起。索隱章以君子依乎中庸結。所謂中庸之第一支也。通章皆仲尼之言。下節申明上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節

註不偏不倚。指未發之中。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指應事之中。中之用也。合此八字以釋中。其義乃盡。雖下文時中。專在無過不及一邊說。而此是從首章不偏不倚之中來講。到無過無不及之中去。故必舉體用之全以釋之中。而繫之以庸。見得中乃平常之理。初無奇異高遠之為此理。人人具足。而惟君子全體恰合。君子便是中庸。中庸便是君子。覺得理與人渾合。無彼此也。四字是統冒語。中間着不得一字。下時中方發明所以然之故。

註體之是言君子渾淪全體一中庸據現成地位說勿講似工夫小人行事非過即不及與中庸全相違背劈頭冠以君子中庸最鄭重自大舜顏淵子路以至文武周公皆是君子自子臣弟友以至禮樂政事皆是中庸不可輕淺看過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蓋由中和之性情發為中庸之德行言德行則性情在其內矣變和言庸者以和即在中和內而中乃平常之理不是奇異高遠之說也下言時中不復及庸者以庸不在中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中自虞廷授受以來其名久著於天壤千餘年間曾無敢目之為庸者於中而目之為庸則自仲尼之言始蓋唐虞之時執中者多反中者少故言中可不言庸仲尼之時執中者少反中者多以竊中者尤多故言中不得不言庸蓋以中之統屬君子而又以中而庸

者絕天下之無忌憚以竊中者也

君子之中庸也節

此推原所以體反之故也蓋君子所以為中庸者以其人平日戒慎恐懼成其為君子之德矣而當應事接物之際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人平日不能戒慎恐懼成其為小人心矣而臨事又無所忌憚也中字上加一時字極妙蓋中無定體常有行之此事而中行之彼事而非中用之此時而中用之彼時而非中者故必隨其時之所在而後為中也此時中正是事理當然之極所謂加一毫則太過減一毫則不及者求其恰合甚難豈是率意妄行可到故仲尼既慮天下之難視中也而繫之以庸又慮天下之易視中也而冠之以時時字最重說約云兩節通作夫子之言則註當以君子之

所以爲中庸者六句爲正解。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以爲作中庸語意未必是當日孔子語氣也。後凡引孔子之言類此看得甚是。然愚猶有進焉者。註後一段正是申明前一段。因前段是順白文。口氣渾淪講下。未曾逐句明白。故再用下段釋之。前段曰隨時處中。是就君子身上說。而中之必因乎時者。未明。故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前段止說個中字。而庸字義未備。故補一句曰是乃平常之理也。前段止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德字未明。君子所以必要時中之意亦未明。故補一句曰君子知其在我。何爲在我。看前章註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夫當行之理。其於心性。非在我。而何惟其在我。君子所以必要隨時以處中也。德卽前章所謂性情之德。故實指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以申明德字。而總結之曰。而無時不

中就一事言。今日如此爲中。明日如彼。乃爲中。是必隨時而後可處中也。合事事言。則此事中。彼事亦中。一事中。萬事亦中。是無時而非中也。惟君子能隨時以處中。故能無時而不中也。小人不知有此。不知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也。則肆欲妄行。不戒謹。恐懼也。而無所忌憚矣。不時中也。如此看註。乃字字確切。白文而字。朱子必以又字清出兩層意。何也。愚曰。此與上節註一例。上節君子中庸。明是就無過不及上講。而註必連不偏不倚四字。以承前章未發之中而來也。此君子時中。明是就事理上講。而註必分出有君子之德五字。亦以承前章性情之德而來也。看雙峯饒氏曰。總註游氏所謂德卽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卽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

云云則朱子作兩層看。確是承上章說來之意。而君子之德。德字確指平日戒謹恐懼以養成性情之德。說為是時講。有以德屬資質樸實說者。是蓋誤看朱子云君子止是說個好人時中。止是說個做得恰好的事。而云然也。不知朱子是要清出而字界限。故以淺話點明之。不是謂德字為忠厚老實一輩人也。且好人二字亦槩括甚大。看下云做個恰好的事。便是時中。豈可以朱子曰氣輕撇。便將德字淺看乎。註止言戒謹恐懼不及慎獨。愚向謂慎獨即臨時加謹之心。已在時中二字內。故不復及細思。未是前戒慎恐懼是全體工夫。慎獨不過又抽出緊要處言之。不是兩項。故既言戒謹恐懼。自包得慎獨在內也。時講有以君子貼戒謹恐懼。時中貼慎獨者。與愚前時見解相同。然君子貼戒慎恐懼。自是而時中貼慎獨。則非慎獨仍是性情之

德工夫。非隨時處中之工夫也。顧麟士曰。註君子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慎恐懼。按麟士說。前半是後半不是。蓋以不戒慎恐懼。貼入小人不知句內。而以肆欲妄行二句。俱對無時不中。猶未確。如愚說。則小人不。知一句。是對君子知其在我一句。肆欲妄行一句。是對戒謹恐懼一句。無所忌憚一句。是對無時不中一句。似的確不可易也。若前半所云戒謹恐懼。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此則有理而。劈之謂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無忌憚。非推原平日也。此劈得不是。蓋講此章甚欠精細。他講隨時處中。但云君子逐時戒懼而已。竟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八字。抹

然不知在朱明有過門不入居於陋巷及堯舜授受湯武征誅夏葛冬裘飲水飲湯之解矣如何竟將時字止作逐時戒慎看耶但講君子時中必須緊切戒懼說謂君子慎擇其時凜遵其時不敢率意徑行自以為中云云纔與無忌憚對針耳若因對針無忌憚遂以逐時戒懼了却時字是但見時字對面而不見時字正面也

子曰中庸其至節

此承上小人反中庸來謂中庸之道不惟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下章申民所以鮮能之故二章一串又是第一支之冒頭下道其不行章起舜之知予知章起回之仁可均章起子路之勇而終以唯聖者能之作結束此第一支之次第脈絡也至不但至極無以復加之謂要切無過不及講蓋惟是個恰好至

當的道理所以為至極而無以復加也民字蒙引謂止當人字兼上下不單指百姓非是蓋註世教壞是朱子補意見上無立教之君故下無興行之民不是平說當專指在下之人為是鮮能者所知所行不能無過不及之弊也正解云久字照前須臾須臾離之且不可而况久乎看久字妙此節言民鮮能下章便云民所以鮮能者正以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故不能知不能行也中庸全部許多能字皆從此能字發祖雲峯胡氏論之極詳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上節言民所以鮮能之故由於氣質之偏下節言雖由氣質之偏亦其不肯用心察識而然究非道之不可行不可明也子曰道之不行也節

此解出民所以鮮能之故。蓋以其氣稟之偏而失中也。子嘗謂中庸之不行也。我知其故矣。蓋人須認得這條路方纔依着他。行。今知者既過於知。愚者又不及知。夫過於知則以中庸爲不足。行不及知則不識中庸如何行。此其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不明也。我知其故矣。蓋人須行過這路方纔認得真切。今賢者既過於行。愚者又不及行。夫過於行則以中庸爲不足。知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之。此其所以常不明也。蒙引云。以智愚貼不明邊。以賢不肖貼不行邊。亦可。但不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爲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貼不行爲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猶有知在全。欠了行一則全以爲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之此所以貼不明爲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全。欠了知。故交互有意。殊不苟也。下舜回

兩章交互言之都從此章發源

人莫不飲食節

上節過不及是說道所以不明不行之故。而此節又補出人之所以有過不及者。止緣他買賣於日用之中。不肯一加察識。故耳。大意是比上節進一步。語而口氣却以慨嘆婉借出之。謂道乃日用常行不可離者。本無難明難行。而何以竟不加察。以至不行不明如此也。噫。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殊不可解也。已以飲食譬日用。以味譬中道。以鮮能知味。譬人之不察乎中道。此知字是察識之知。蓋上節不能知不能行。雖是氣質之偏。若肯用心察識。則亦無不能知行之理。惟其習焉不察。所以如是耳。註是以二字當玩。味在飲食中。不在飲食外。既能飲食。便能知味。此曰鮮能知味者。如云人不肯用心去知耳。非謂有

所限而不能知也。此知字指察識。又在上節知行之前。蓋惟能察識乎中道。然後能知行。而無過不及也。雙証行明不單。頂明字一邊說。彙解云。此節之意。猶云。人莫不爲子也。鮮能知孝也。人莫不爲臣也。鮮能知忠也。不知忠孝。便不成其爲臣子。過與不及。便是外於中道。非日在道中。而不能察之說。若猶日在道中。不必責其鮮知矣。莫不鮮能四字。是慨嘆是婉惜。是期望。是不可解。淡淡二語。有無限淡情在內。時講有謂註察字。是朱子啟人以學問之功者。蓋對上節氣質言也。理亦不謬。但口氣方是慨嘆。人不加察。若說到用學問以變化氣質上去。太遠了。作文入手。自當承上節說。出之所以有過不及者。由其不加察識之意。落飲食後。不得復點道字。須語語說飲食。却語語影出道字。乃佳。時文有通篇說道。至末一點飲食者。少味。

又有實看飲食是道。謂卽天命。卽率性者。更謬。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子自嘆道之不行。原無上下章聯絡之意。但子思引來。以起下章。朱子又承上章交互之旨。預先註出。由不明故不行。好接下章如舜之明。而後可望道之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節。

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大知如舜。而後可以望道之行。此中庸引述之旨也。行文須於起結處點清。若已入夫子口中。便不得夾襍文徵云。中庸凡引夫子語者。有本題之意。有前後之旨。作文於順還本題處。不得摻入前後。至於起結。斷須提清。上下文脈絡。此作中庸題之通例也。不自用而取諸人。是大知所爲。如此不是靠着問察等。乃成大知觀註。

然非在我一轉自見。好問好察，是極其中心之誠。邇言是淺近之言，不指卑近之人。卽禹臯陳謨，有淡遠者，亦有淺近者。淡遠者，察不待言，卽淺近者，亦有理在，不可不察。卽邇言之當理者，惡卽邇言之不當理者，不當理者，置而勿問，便是隱當理者。表章出來，便是揚。蓋聖心本無惡，故惡投之而自化。心本皆善，故善一入而自合。若謂有意隱揚，便非大聖人。身分兩端，單指善一邊說，蓋同一善也。而衆論不同，各人說向一邊去。舜則取而審度之，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一審度權量過而後釋，其理之至是者，用之乃所謂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輕重大小皆然，不是察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如子莫之執中也，用於民止，是將此言之至當不易者，措之事業，以加於民。

不必說用民之中，此皆大知之所爲。如此首句，因舜而想見其爲大知，末句，因大知而益想見其爲舜，不可云其斯爲舜之大知乎。蓋指斯爲大知，便是舜全靠此等爲大知矣。故當云大知如斯，則舜之所以爲舜者乎。夫子之言如此，此知必如舜而後可以望道之行也。註釋之審貼執行之至，貼用中。此兩端不是兩頭止，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擇其至善之一，卽謂之中，非卽始暨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章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此兩端無中間，看得甚精。

子曰人皆曰予知節

夫子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亦無上下章聯絡之意。但子思引來，以起下章。朱子於總註，又舉不明之端，着一端字，暗指不明之端，由於不能行好，接下章如同之行，而後可。

以望道之明也。予知是自負之辭。擇中庸是日用事物之間。亦知有無過不及之理。擇而行之。但不久輒失。不能滿一月而守也。按中庸止是日用行事。無過不及之謂。能守却是如何大抵亦不過是日用行事。到底無過不及耳。然一事行過便了。却又如何到底無過不及。愚意當就逐事上說。如今日行事無過不及。明日行事又無過不及。以至積日積月積歲。盡如此無過不及。纔爲能守。若一二日行事無過不及矣。或數日後又失之。過又失之。不及數日行事無過不及矣。更數日後又失之。過又失之。不及。便是不能期月守守字。卽指行之到底言。纔的確否。則中庸如何守甚難說。并明下章回之能守卽是能行真不易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節

因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能守如顏子。而後可以望道之明。此中庸引述之旨也。擇中庸是於日用事物間。辨別出至當不易的道理。來合於中庸卽善也。辨別出來。則得之矣。一善是逐事逐物而得其至當之理。隨擇隨得。不是指精微原本處爲一善也。每得一善。則便服膺不失。又是隨得。隨守不是着意守這一善。亦不是止守一善。此章承上能擇而不能守來。則回便是能擇而又能守的人。觀十一章總註。舜知回仁。子路勇。則回是仁能守之。之事語意趨重。能守不失。爲是時文。因註真知二字。反說重擇。與上下章節次不合。又有擇守平對。擇守交互者。俱未當。按服膺勿失。講家止云守而不失。不云行而不失。然善如何守。難道是牢記在心而不忘乎。當云於每事中。旣審擇得其至當不易之理。卽便依此做去。不至

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也切行說纔實落纔是守字真際註故於能守下即接曰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則守即是行自可見矣夫子之言如此吁行必如回而後可以望道之明也註着之心習之間此不過解服膺字義耳若服膺實理自是能守但中庸如何守自當就行事說然行事行過便了又如何勿失自當就事事無不中時時無不中說從來影響如愚說乃可身體而力行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節古也... 夫子舉最難能而猶可能者以况中庸之不可能亦無聯絡上下章之意子思引來以起下章朱子照下章論勇欲提出勇字說但前不明不行章未嘗有勇字意故本能擇說來而曰義精本能守說來而曰仁熟夫義至精仁至熟此中自有勇在又申

足一句曰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勇字意愈明矣故曰以起下章顧麟士曰與引舜回處一例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必如君子之勇乃能之耳朱子曰三者做得恰好便是中庸若於天下國家事不問當理不當理而止期於處置得去於爵祿不問當辭不當辭而止以辭為高於白刃不問當蹈不當蹈而止以蹈為勇則猶非難事蓋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猶足以能之也惟中庸是個至當不易的道理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除非學問篤至義精而無揣摩擬議之勞仁熟而泯勉強安排之跡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者能之否則未易及也均平治也不要說得與大學平治相似止是於天下國家事務料理得整齊畫一之意却亦難事矣按註資之近力能勉當作兩項看資是天資力是人力明敏能均廉潔能辭勇敢能蹈此資也勉力為均

矯強為辭。奮發為蹈。此力也。若中庸者。本乎仁義。此學問之極。則非天資可近。義精仁熟。此自然之至。則非勉力可到。註意精密如此。北溪陳氏。單以資言。蒙引單以力言。皆未全。

子路問強章。仁智勇三者廢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故於舜知回仁後。而又引子路問強。夫子告以君子之大勇者。明之作全章題起結處。亦須點清次序。

子曰南方之強節。南。北方之強。皆非汝之所當強。看抑字轉下。

寬柔以教節。教字。止是勸化之義。須貼人有不是處說。方有忍字意。無道即

橫逆之加。亦直受之而不報。是專以忍人之不能忍為強。南方

風氣則然。而忠厚君子亦常以此為道焉。此君子止當好人看。與下君子不同。劉上玉曰。寬柔以教。切勿講似書敷教在寬。

衽金革節

金革凶器。而安之。猶衽席。雖至死而不悔。此專以果敢為強。北方風氣則然。血氣之強者。則以此為事焉。若。是。以此道為。是不。是居其地。蒙引云。強者勝人之名。故兩節皆有勝人字。末節則用自強。自強。則不期勝人而自勝人矣。

故君子和而不流節

此則汝之所當自強者。舉一君子為樣。強處。全在下半截。和字。止當處人二字。中立。止當持已二字。與下國有道無道一例。不。重。和。以。處。人。易。至。同。流。合。污。乃。能。別。是。非。辨。邪。正。慎。可。否。中。有。界。限。而。不。流。是。其。處。眾。也。強。哉。矯。中。立。以。持。已。易。至。有。始。無。終。

乃能經常變歷久暫閱險易中立到底而不倚是其處獨也強哉矯和與中立猶未是強必不流不倚乃爲強也切勿混作中庸之中和講當國有道此富貴之時也斷不變平日所期許是其達而在上也強哉矯國無道此貧賤之時也斷不變其生平所操守是其窮而在下也強哉矯夫子教子路者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要必如君子之強而後能之也按舜章註補行道回章註補明道此章註補中庸之不可能者三句皆是朱子發明子思聯絡上下章之意非夫子當時立言便如此此等止好於起結處點出時文往往於夫子口中夾襍甚非體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與上章相應上章由擇守推出勇來故先言義精仁熟而後言無一毫人欲之私此章正講勇字故先言自勝其人欲之私而後言擇而守註意精密如此四不字

內俱有擇守勝私意但在夫子口中似不宜點入 蒙引曰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間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必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首陽無怨乃真能不倚者也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是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間未有不隨衆而處者必如孔子轍環不已老於行而不悔乃真能不倚者也按以伯夷証不倚朱子亦有此說亦是大槩說個模樣如此若此節君子是聖者能之地位伯夷亦未盡得朱子嘗論堯舜孔子皆是庸夷齊所行都不是庸

子曰索隱行怪章

承上大知至仁大勇而總結以此章大意是要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故前曰鮮能不能不可能者而此以一言結之曰唯聖

者能之。蓋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進此中此所以於人之不易能者而獨能之也。此亦朱子發明子思聯絡歸結之意。

子曰索隱行怪節

索隱是知之過行怪是行之過稱述帶說不重知行之過聖人豈肯爲此。

君子遵道而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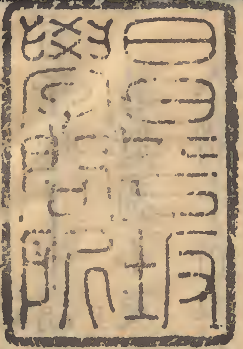
君子大槩說與下節君子不同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兩句似皆言行而知實在內蓋遵道則已知有中道故註曰能擇又曰知足及之半途而廢則知之無終自不待言故註但曰力不足行不逮細玩句意大約上句是云知行粗有下句是云知行兼廢此輩是知行皆不及者不可謂其知已至但行不足也聖人於

此豈能已哉遵字與依字大殊遵勉強依自然也。

君子依乎中庸節

若無過不及而體道不息者有成德之君子在君子所知所行全體中庸與爲合一卽與世相遜不見知於人而畧無幾微懊悔之念此非純乎天而不間以人全乎理而不雜以欲者可易及哉要唯聖者能之夫聖則吾不能然不容不以之自勉矣依與不悔等俱要講得深細纔見聖者分量唯聖者能之不是擡高聖者絕天下以不能正標舉聖者勉天下以能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之意也。照註分項自確劉上玉欲以依中庸對隱怪遵道不悔對有述半塗聖者對勿爲勿已亦有理。按夫子口中止有知行意初無強字之意亦無知仁勇意朱子發明子思歸結此章之旨故首節註曰不當強而強次節註曰當強而

不強。此節註曰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俱補出勇字。以足之近說。竟以仁知勇入夫子口中。則唯聖句正講。終覺夾襍。觀先輩錢希聲作不纏極是。正解云知之盡。仁之至。盡至二字內。便有勇字意。不賴勇而裕如者。言大勇若無勇。非謂無所事勇也。第一支提君子中庸一句。收結君子依乎中庸一句。照應如此。有知仁勇之德。而後可以極費隱之道。故第二支緊接費隱說去。



四書講卷之三終

文化所藏

